



一点风情一抹风韵一世风流

秋菊 倪文元三五 摄影 陈展帆（古摄影） 枫竹 泽畔 凌崎 化妆张卫（古摄影） 己丑年冬月廿四日









都说穿旗袍的女人最美，最中国。那样的婀娜细腰的身段要放在旗袍里才恰到好处，女人身上富裕着的那些空间和布料，在一波未平中一波又起，一寸寸布，一条条褶皱就成了工笔画中精雕细琢的一笔一触。

都说穿旗袍的女人最美，最中国。那样的婀娜细腰的身段要放在旗袍里才恰到好处，女人身上富裕着的那些空间和布料，在一波未平中一波又起，一寸寸布，一条条褶皱就成了工笔画中精雕细琢的一笔一触。虽说徐志摩盛赞那一低头的温柔，却最终沦陷在旗袍女人不经意的柔情蜜网中。

“女人在理论上不及男人，而男人在美感上不及女人，相配了刚刚好。理论压人，美感则是动人的。”这是胡兰成先生对于女人和男人的论断很好地解释了“看”的动机，因为缺失，所以寻找。那些丑陋的、凋谢的、没有线条的女人，男人当然不屑一顾，而那些美丽的、灵动的、光艳照人的形态，也自然是男性目光们追逐的焦点影像。旗袍的



线条有棱有角，透露出来的气息却是能将人窒息的柔软。所以外貌纤小的张爱玲穿着旗袍的诱惑了风流成性的胡兰成。

莫不说上世纪30、40年代席卷所有女人的旗袍风流，即便是如今，每回初次登台的女明星都还是喜欢用旗袍标注自己的东方美。无需遮挡和敷衍，在西洋艺术中，一直把女性的肉体视作灵感的源泉和纯粹调和形象的至善至美。林语堂就曾说过，欧洲的艺术家坦诚一切艺术莫不是根源于风流的敏感性，而不谙西洋艺术的中国人，很少有能领会女人的颈项和背部的美的。所以以仕女画享盛名的仇十洲（明代），他所描绘的半身裸体仕女画有些很像一颗一颗番薯。

幸运的是，女人却比艺术家们更懂得展现自己的美。着旗袍的中国女子早就在上海的月份牌中展现了自己窄肩细腰的风流，抑或珠圆玉润的丰盈。抬手拿团扇，低头读心







事，抚弄耳边的丝丝乱发……不管是牡丹吐蕊的荣华富贵，清荷出淤泥的清幽雅致，还是蓝布印花如青花瓷般的纯粹，那些统统只是女人们的一抹风韵。可就是这一抹风韵成就了多少女人一世的风情。如同呵在掌心的一抹胭脂，纤纤食指晕染开来，即刻变了容颜。平凡人也因为这刻的风情有了风韵，成为美的载体——艺术的女人。

“艺术的女人，是的，艺术的女人！我们要用惊异的眼去看她，那是一种奇迹。”那什么样的女人才能算作艺术的女人？朱自清曾借朋友白水之口有相当精彩的描述：“我以为艺术的女人第一是有她的温柔的空气；使人如听箫管的悠扬，如嗅着玫瑰花的芬芳，如躺在天鹅绒的地毯上。她是如水的密，如烟的轻，笼罩着我们；我们怎能不欢喜赞叹呢？这是由她的动作而来的；她的一举步，一伸腰，一掠鬓，一转眼，一低头，乃至衣袂的微扬，裙幅的轻舞，都如蜜的流，风的微漾；我们怎能不欢喜赞叹呢？”

美丽的旗袍女人，理应如是以这般的姿态，在世間摇曳生姿。■